

第四十二頁第四行：

【佛言。阿難。我說世間諸因緣相。非第一義。阿難。吾復問汝。諸世間人說我能見。云何名見。云何不見。】

上一次講到，阿難尊者引用過去佛常說的因緣生法，這在上一次已經跟諸位概略的討論到，眼根當中的見性是不需要眼的，而眼根裡面的眼識是因緣生法，阿難尊者的誤會就是見性與眼識混為一談，所以才有前面一段請問的言詞。在法相當中只講是因緣生識，並沒有說到妙覺明性也是因緣生的，沒說過這個話。現在楞嚴會上佛所給我們顯示的是妙覺性，也就是講的真如本性，學佛當然是要以見性為宗，這才是究竟真實法。而我們這個時代的眾生，可以說業障、習氣要比起過去時代，顯然是重得太多。不要看到我們現在的生活，由於科學帶來的方便，比古時候人福報大，古人晚上沒有我們這樣明亮的電燈，大家曉得從前點油燈、點蠟燭沒這麼亮，這我們福報比古人大。我們現在出門有車，交通便捷，在生活上種種的物質享受都超過古人。可是這些東西，說實在的話，並沒有給我們帶來幸福，而是給我們帶來業障。為什麼？這個福雖然是比從前人大，煩惱也比從前人多，種種分別、執著、妄想無法遣除，這就是業習煩惱太重了。

今天我們學佛，確實除了念佛圖個帶業往生之外，其他的法門可以說都很難指望。帶業往生是大乘佛法裡面的特別法門，可是諸位要曉得，帶業是一樁事情，往生是一樁事情，這是兩樁事情，不是一樁事情，這兩樁事情我們要以往生為主。你看蓮池大師在《彌陀經疏鈔》裡面，對我們的勸勉是以往生為主。往生，諸位想想，

最低限度這也得要念個功夫成片，才有確實的把握。功夫成片是怎麼說法？什麼樣的境界？二六時中心裡不起念則已，起念就是阿彌陀佛，這個境界是功夫成片的境界。為什麼不叫一心不亂？因為業沒有斷掉，就是煩惱沒有斷掉。假如把煩惱習氣的根本拔除，這才叫做事一心不亂。我們煩惱習氣並沒有除掉，雖沒有除掉，這個功夫一片是不起念則已，起念就是阿彌陀佛，給諸位說，這就有能力往生。我們講堂裡面，給諸位講過多少次，功夫到這個程度，往生的時候可以預知時至，自己清清楚楚，曉得什麼時候走。到功夫成一片都有這個能力了，那何況一心不亂！煩惱斷了這是事一心，智慧開了是理一心，理一心是破無明、開智慧，這是我們講念佛在功夫上有三等。

最大的障礙不是外面，我們在大經裡頭讀過多少，外面沒有魔障，魔障在自己，在什麼地方？在放不下，這是魔障。你幾時放下，你的障礙就沒有，你的菩提道就通達。為什麼放不下？這就是業障、習氣，真正做功夫要從此地做。我們要是追究其根本原因，對於宇宙人生的真相不了解，所以才起分別、起執著，造種種罪業。如果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徹底明瞭，到那個時候你自然不執著、自然不分別。所以佛法教學自始至終是以悟為主，這個教育宗旨是叫我們開悟。《楞嚴》是開悟最好的一部書，古大德常說「開智慧的《楞嚴經》」，讀了《楞嚴經》還不開智慧，那就沒有法子。那我們讀《楞嚴經》，我們智慧開了沒有？如果不開，那自己得好好去反省檢點，我為什麼不開？把原因找出來，把障礙破除，當然也能跟諸菩薩一樣大開圓解。

阿難在楞嚴會上示現一個凡夫，跟我們的程度差不了多少，示現這樣的人。這段就是說眼識跟見性混為一談，這是一個誤會，所以以為妙覺性也是從因緣生的，這個誤會說實在話誤會得相當深。

這些種種疑言，對一乘了義佛法來說全屬於戲論，佛凡是所說的統叫方便法；究竟了義是真實法，真實法裡面言語道斷、心行處滅。而佛說種種方便法，是叫我們藉這個方便法去悟入究竟了義的真實法，並不是叫我們分別法相，窮究義理，不是的。是領導我們悟入，所以佛教給我們離言說相、離名字相、離心緣相。什麼時候離相？即相離相，離即同時，這樣才能入。離即要是二，那準離不了；離即是一，就真正的脫離，才能入境界。我們現在最難的就是離即成為一，這個很難，真是跟開號碼鎖一樣，要對得很準。我們現在不是超過了，就是不到，總是對不準，沒有辦法把離即對到同時，這一同時就相應，就是見性了。

我們講到因緣生法，尊者在此地所舉的「見性具四種緣」，是小乘常說的。大乘眼識要起現行，必須要具足九緣，就是要九個條件，眼識才能夠生起。也可以說在此地是略說，說了四條，這樣講也能講得通，就是具足的說要說九緣生法。由此可知，小乘人證得羅漢聖果，他的程度還是相當的有限，比起那些外道是要強得很多，外道是邪因緣、妄因緣。可是我們說到外道，這一定要注意到佛門裡面的外道，佛門裡面外道是他外道，與我還沒有關係，最怕的是什麼？自己是外道還不知道，這個問題就嚴重。怎麼說自己是個外道？外道是心外求法，這就叫外道。我們問問，我們自己所幹的是不是心外求法？我們有沒有覺悟萬法與自己是一還是二？這樁事情有沒有搞清楚？能不能直下承當？這是我們講談大乘佛法。小乘佛法是心外求法，所以小乘跟大乘一比較，小乘是外道，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搞清楚，就是先要建立正確的觀念，我們的路才不會走偏差。

在大乘法裡面，佛給我們講「諸法本空，循業發現」，這兩句話都是《楞嚴經》上的，把一切萬法的性質、一切萬法的來源，八

個字就說得清清楚楚。一切法是什麼性質？本來空。六祖大師所說的「本來無一物」，這是宇宙萬法的真相，怎麼不清淨！心清淨，境界清淨。境界怎麼清淨？境界是本來空，這個本來空不是說過去本來空、將來本來空，現在就本來空。《心經》裡面說得好，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」，異就是兩樣，不異就是沒有兩樣，色跟空沒兩樣，是一不是二，所以說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。我們天天念，幾個人會了？諸位要是會了，心清淨、境界清淨，會了則哪個地方不是淨土！身心、境界都清淨，比極樂世界還要來得清淨。我們天天念，就是入不了這個境界，為什麼入不了？色跟空是兩樁事情，兩個不能合一。我們現在念是這麼念，實際上在我們境界裡頭，色異空、空異色，色不是空、空不是色，我們是這個境界，這個是我們當前所幹的。所以我們的心不清淨，心不清淨那個境界怎麼會清淨？

《楞嚴》上這兩句話，《心經》裡面的四句十六個字，將宇宙人生依正莊嚴真實相都說出來了，我們常常念，要常常回光返照。佛法裡一再給我們說「依文字起觀照」，我們現在是文字的因緣有了，就是沒有觀照的功夫，所以不開悟，入不了實相的境界。一切現象界的來源，這個經裡頭講得太好了，循業發現，這個話說得實在是有道理，事實確實是如此，業力變現出來的。這兩句如果真正體會到、悟入了，就像《楞嚴》上所說的，「本如來藏妙真如性」。在一切法當中，你說哪一法不是如來藏？哪一法不是妙真如性？佛說因緣生法，他的精義是在此，精華在這個地方。所以因緣得稱之為佛法所宗，《法華經》講的「宗趣通別」，宗趣裡面第一個就是講因緣。有幾個人能夠知道因緣這種精確的義理？我們往往把它看得太膚淺了。以淺近的因果來解釋，當然也能符合，但是不是佛說法的本意，不是具足的意思，縱然是圓教，像《華嚴》、《法華

》也離不開因緣。阿難尊者表現的就跟我們現前的態度是一樣，可以說執著文句、分別文句，而疏忽了義理，不知道佛的意思。

佛講因緣生法，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」，我們所解的只是前頭一半，因緣所生法，後頭一句就沒有了，就不知道。因緣所生法，那個法就是色，《心經》裡面講的色，「色不異空」就是空，我們不曉得這個道理。天台大師發明的空假中三諦三觀，這就說得更詳細、更透徹了。天台與《楞嚴》的關係很密切，這是我們在講經因緣的時候給諸位報告過。《楞嚴經》這部經沒到中國來之前，這個經的名字我們中國人也曉得，這個經的名氣很大。那個時候交通不方便，天台大師就是智者大師，在天台山築個台叫拜經台，每天到那裡去拜，求感應，希望這個經早一天傳到中國來，拜了一十八年，到他老人家滅度經還沒有來。但是人家拜十八年不簡單，大師滅度之後，這個經畢竟是到中國來了。你看我們中國祖師求法的精神，他怎麼會沒有感應！

經到中國來之後，由於天台大師這十八年的拜求，天台宗的子孫對這部經看得非常重。所以早期的註解全是用天台三止三觀，來解釋本經裡面所說的「奢摩他、三摩、禪那」，這是這部經與天台家的因緣。天台的思想是空宗的思想，《華嚴》是有宗的，但是諸位要曉得，空有不是二是一。你要是把它分作二，那你看昨天我們才講的，《法華經》傳譯感通這一章，講「部類品會」。《法華》跟《華嚴》是同類的，天台跟賢首還能說牴觸嗎？當然不會牴觸的，這兩部經是一不是二。什麼時候我們把《法華》跟《華嚴》，看到是一不是二，你就入境界，就入一真法界。這兩部經看成一不是二，就是《心經》上說的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一部《華嚴》講的是色，一部《法華》講的是空。

在唯識宗裡面，講眼識要具足九個條件，第一個要有「空間」

，我們眼見色，如果這個物質跟眼根貼起來，你見不到，沒有空間，一定要有相當的空間。第二要有「明」，要有光明，沒有光明也見不到；第三要有「眼根」，眼根要沒有毛病；第四要有「境界」，眼根所對的境界。第五個要「作意」，作意我們現在講注意，你要是不注意，雖然看到，沒見到，從你眼前過，你沒注意看；或者你心裡想著別的，在你面前的事物，眼睛對著，沒看見，可見得一定要注意，就是一定要作意。第六個起「分別」，有分別；第七有「染淨」，因為它與第七識有關係，有分別的時候，它與第六意識有關係，有連帶關係；第八個條件在「根本」，就是阿賴耶識；第九個是阿賴耶識裡的眼識「種子」。這九個條件缺一個，眼識都不生。

諸位要曉得這個道理，你就相信玄奘大師所說的，講阿賴耶識「來先去後做主公」。一個人來投胎，阿賴耶識先來，想想諸位，眼識到什麼時候才來？眼識要到小孩出了胎，眼睛張開了才來；沒有出胎的時候沒有眼識，它緣不具足。可是阿賴耶識先來了，你看人死了以後，第一個就是眼睛看不見，就是眼識先斷。最後才是阿賴耶識去，阿賴耶識離開，人身體就冷了，沒有溫度；身體還沒有涼透，阿賴耶識就沒有離開。阿賴耶識離開，人是冰冷的、沒有溫度，所以來是它先來，去是它最後去。這裡我們能夠看到眼耳鼻舌身，前五識循業發現的事實。經文討論到這個地方，現在講到是見性，見性是帶著眼根，所以叫做帶妄之真。阿難說的四緣這是就外境上來說，於外合境這是因空、因明；因空、因明、因根，於內就合五緣，用因心兩個字做代表，為什麼？根本依，第八識是心，分別依是第六識，是心，染淨依是第七識，也是心。所以四跟九是開合不同。但是這裡面依然少作意，作意當然也是相應的心所，五遍行裡面的觸、作意、受、想、思。這是我們講四緣跟九緣開合不同

來說，勉強也能夠合得起來。總而言之，阿難會有這個念頭，是代表一般初學的人普遍都有這種誤會，這是求佛在此地給我們解答。

今天經文裡面，第一句就是佛答覆阿難，佛叫著阿難對他說，『我說世間諸因緣相，非第一義』。這句話很要緊，諸佛說法總是離不開二諦，這個二諦依據，一個是佛自己親證的境界，就是實相境界，這個我們叫真諦，是依佛親證現量境界而說的；另外一個說法是隨順眾生說的，叫做俗諦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所說之法，依據不外乎這兩種。佛說因緣生法就是依世諦，所以說「非第一義」，第一義是真諦，佛是隨順世間情識之見而說的。要是依真諦，就是依第一義諦而說，我們也叫隨智而說，就是真正的智慧，般若智慧。這裡面世諦是情見，識心分別，這個識心也就是情識，真諦是本性裡面的般若智慧。但是佛無論是依真諦或者是依俗諦，佛說法是極其善巧，無論依據哪一邊，一定能雙顯二諦，這是他說法善巧之處。我們要能夠認識佛的善巧，這才能夠隨佛的言語開悟，所謂是言下開悟。

再說真的，真諦有沒有言說？沒有言說。可是真諦在諸佛與大菩薩亦有言說，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天天說法。我說個老實話，從佛那邊講，他句句話都是真諦；從我們聽的人來講，句句話是俗諦。諸位懂不懂這個意思？佛心如如不動，感應道交，所以佛所說出來的全是真諦，如果我們用清淨心來聽，完全入到佛的意思去了。很可惜的，我們的心不是佛心，剛才講了我們沒有清淨心，我們不是一心，所以我們聽起來是世諦、非第一義。佛這一句話給我們講的，我們也可以看作世尊從《華嚴》以後，這用的方法是隱實開權，為什麼？說真實法沒有人能接受，所以再從權小逐步的與外道辯論，與凡夫、小乘辯論。這裡面的言詞確實有許多是以俗諦為主，但是俗諦為主，諸位還是要曉得，並不是佛的心裡真有分別，真的

有個佛法、有個外道，那好，那佛這一墮就墮成凡夫，哪有這種道理？沒有的。諸位總要記住，佛心永遠的清淨，決定沒有一念，與外道辯論也好、與凡小辯論也好，絕不妨礙他自己的清淨心，這叫做佛。

我們從經典、從古德的修學可以體會到，真正的修行人在一切境界裡面，不但是為眾生破迷解惑，對自己更是鍛鍊清淨平等，這叫做自他二利。怎麼樣才鍛鍊自己清淨心？說而無說、無說而說，心是清淨的。有說之說就不清淨，有為而為就不清淨；無為而無所不為，無所不為而無為，心清淨。這是對自己所謂的用功，功夫；同時又幫助別人，這是菩薩行。菩薩行叫做自利利他行，自利就是長養清淨心，利他行就是無作而作、無說而說，理事無礙、事事無礙。佛講因緣生法，最初是破外道的，因為外道執著一切法是自然而有，這個觀念是錯誤的，佛用因緣生法這個方法來糾正他的錯誤思想。佛一再教給我們如何受持？佛教我們離名字相、離言說相、離心緣相。阿難的病在哪裡？就是這三種沒離。沒有離怎麼樣？執著名字相，執著佛的言說相，心裡又還攀緣這個，這又變成病了。諸位想想，清淨心裡頭有什麼因緣？佛是隨便拿個「因緣」來治人家的病，病好了這個藥不要了，再要執著這個，又是錯誤。

外道的病在自然生，阿難的病就執著因緣，不知道因緣是佛權巧方便用這個方法破外道的，不是叫你執著的，怎麼可以執著？我們《金剛經》幾句話要是懂得了，佛一面說，我們一面聽是一面離，離即同時，這才能大徹大悟，心怎麼不清淨！經歷一樁事情，心就更清淨一番，清淨裡面就生光明，光明就是智慧，所以這個心生無量智慧，這是我們要曉得的。可是佛在《楞嚴經》上當然還是用的方便法，這個方便法跟過去的方便法不一樣了。過去那些方便法都是頭痛醫頭、腳痛醫腳，都是個局部的，不是究竟圓滿；今天楞



嚴會上這個方法是究竟圓滿，所以它不相同，這個我們稱為是了義修證。經題就講過，這是《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》，《楞嚴經》上的目標非常明顯的定在這個地方。修證了義那就是成佛之法，不是成菩薩法，更不是成聲聞法。這樣大的目標擺在前面，怎麼可以拿從前那些不是了義目的那種種的說法到此地來相提並論？這就錯了。

這個地方還得要交代清楚，什麼是了義的修證，什麼是不了義的修證？不了義的修證，好比一個人身上還帶著病，天天都在吃藥，這就是不了義的修證。了義的修證是什麼時候？你的病已經好了，好了現在告訴你，藥要丟掉，這是了義修證。病好了，好了還要吃藥，那吃又吃出病來。這個比喻淺顯，希望諸位從這裡面去體會。再看看我們自己，我們現在是病重，還是病輕，還是病快好了？如果病要是快好了，就可以走了義修證的路，了義修證最快速的是禪、是密。現代有不少人醉心在學密、修禪，實際上自己病重得不得了，重得不得了他又還想不要藥，把藥丟掉，那只有死路一條，不是生路，是死路一條。自己一定要曉得，我們煩惱習氣還很重、常常現前，雖然讀的是了義經，今天在講堂裡聽的是了義法門，依然用不上。用不上也講，也有好處，所謂薰習成種，對我們自己的病況能夠有所了解，知道有這幾個階段，我現在是在哪個階段，逐步向痊癒的階段去走，這就很好，不至於迷失、不至於發生錯誤。善根深厚的人，在這一生當中可以達到這個境界，不是達不到的。

諸位要問，我幾時才能達到？這是每一個人不一定，問題就在你用功夫勤惰，你要勤快早一天就達到，你要懶惰就很難講。勤惰從什麼地方看？從斷煩惱看，你這些煩惱習氣是不是很快的就把它斷掉。斷煩惱習氣，諸位一定要記住，從根本斷。如果從枝葉上斷，那個苦頭就吃大了，要經歷很長的時間，吃許多的苦頭還斷不乾

淨。像阿羅漢就是如此，阿羅漢是最愚笨不過的，叫笨頭笨腦，你看看見思煩惱，三界九地八十八品見惑、八十一品思惑，他就是一品一品的斷。經典上給我們講得很好，證得須陀洹初果之後，還要天上人間七番生死，才能把後面八十一品思惑一品一品的斷掉。大家曉得，人間壽命不長，天上壽命長，尤其是色界諸天壽命是更長。欲界天不說別的，忉利天的一天就是我們人間一百年，他們的壽命平均是一千年，合著我們世間多少年！這樣是七番往來還得了！何況在四禪天，就是五不還天，那是第四禪，壽命是論劫算的，他要經歷這麼長的時間才把那些枝枝葉葉搞乾淨了，但是根還沒有除掉，所以說他笨，真是其笨無比。

大乘法裡面教給我們的，不必在枝葉上用功夫，把那個根給它拔掉，枝葉不要管它，幾天不就枯死掉了嗎？這個方法簡單。根是什麼？給諸位說，根只有兩種，一個就是分別，一個就是執著，這是在根本上修。不分別，你起的作用就是妙觀察；不執著，起的作用就是平等性。所以修行綱要是在轉識成智，轉第六識為妙觀察，轉第七識為平等性，這兩個轉是在因地上轉，這兩個一轉，阿賴耶就成大圓鏡，前五識就成所作，附帶的都轉了。所以說真正的根本就是兩條，何必尋枝摘葉受那個苦頭？我們中國歷代祖師一生當中成佛作祖的人多得是，阿羅漢怎麼能夠相比！所費的時間少，所吃的苦頭也很有限，就能夠成大功，這也是我們中國佛法的特色，諸位一定要相信。現在我們可以說國家遭到這樣大的災難，推究其根本的原因，是我們自己喪失信心，對我們自己不敢相信，對我們古聖先賢更打了許多問號，相信誰？相信外國人。連個佛學，外國人怎麼說，這大概是對的；我們中國古人怎麼說，恐怕都有問題，這真正是悲哀。

我們中國古人確實有成就，外國說得天花亂墜，他有什麼成就

？所謂成就就是分別執著沒有了，平等性、妙觀察現前，這是成就。這種是騙不了人的，心清淨就是清淨，污染就是污染，污染的決定是凡夫，清淨的是佛菩薩。這是我們講到了義與不了義，這是一點基本的認識，像阿羅漢的修學、權教菩薩六度萬行的修學，是不了義；本經交光大師講的捨識用根、轉識成智，是了義的。而《楞嚴經》裡面講到修行方法，一個字，「歇」即菩提，歇什麼？歇分別、歇執著。諸位要是「佛教的東西太多，我到什麼時候就學會？」修行的方法太簡單，一個字，一個字的法門，再簡單也不過了。問題怎麼樣？你就是不肯歇，有什麼辦法？一天到晚胡思亂想，你自己找自己麻煩。一切萬法上，於自於他都不分別、都不執著，都不起妄念、不起妄想，你就成佛，你本來就是個佛。所以佛叫自性天真佛，本來是的！《楞嚴經》後面佛跟我們講，「圓滿菩提，歸無所得」，為什麼？本來是。這個話我們就說到此地。

再看底下一段，佛叫著阿難，『吾復問汝』，我再問你，『諸世間人說我能見，云何名見？云何不見？』這是佛就阿難現前的程度，叫他自己做一番勘驗，在境界裡面仔細去觀察，目的也是叫他覺悟。「世間人說我能見」，佛在此地提了兩個問題，什麼叫做見？什麼叫做不見？這裡面的意思，能見是因為什麼你才能見？見了以後又因為什麼而不見？阿難底下的答覆縱然不是很完全，但是舉一反三。

【阿難言。世人因於日月燈光。見種種相。名之為見。若復無此三種光明。則不能見。】

這一問一答，問答都很恰當，世間人因為光明這才能見。『日月燈』這是光明的來源，他才能見到種種色相，所以說能見。因什麼而不見？如果光明失掉，夜晚在房子裡面見不到月亮，房子裡不點燈，這就不見，什麼也看不見。這是說明什麼道理？說明世間人

講能見是因緣生，能見是因光明而生，不見是因黑暗而生，都是有因有緣。實在說起來，阿難是舉世間人一般的觀念，要是以阿難尊者之前理解的程度，這樣答覆是不及格的，為什麼？前面一再說明見性不必依靠明暗，在七番破處的時候就講得很清楚。見明也是能見，見暗還是能見，可見得能見的見性並不依明暗為緣，這是見性見。這個時候我們也能夠勘驗自己，我們不是常常搞不清楚嗎？「我這個見究竟是見性見，還是眼識見？」眼識跟見性，到底有什麼兩樣？你就是一個在有明的時候，眼識，識一定要有明才能見到。見性怎麼樣？不要明也能見到，沒有明的緣你能夠見的，你要覺悟，見性見。剛才我說見眼識要空間，沒有空間能不能見？能見，這個時候是什麼見？見性見。所以說不難勘驗。

見性是不生不滅，而眼識是生滅的，剛才講九個緣裡頭缺一個都不行，都生不起來；耳識是八種緣生，少一個也聽不見。在這裡面我們能夠勘驗出自己身心之中，哪是性在起作用、哪是識在起作用。我們一般是搞不清楚，性跟識通常是起聯合作用的，可是我們分不出來，把識當作性，阿難此地的誤會就是把識當作性。從這個勘驗，我們能夠對於見性跟眼識或者五俱起意識有了一個概念，在日常生活當中，你的修行用功，漸漸自己就可以得到門路。我舉一個例子，譬如我們這個講堂，假如講堂在現在把燈都熄掉，諸位瞪著大眼睛看看這個境界相，諸位想想是不是平等相？為什麼平等？沒有分別心，看到每個人都是黑團團坐在那地方，平等一相，不起分別，沒有執著了。眼識、五俱起意識聯合起作用的時候還保持這個相，這就叫功夫，這就是轉識成智的修學方法，這就是斷煩惱從根本上斷法。

一切境界相了了分明，不分別、不執著、不起一念，心是清淨的。清淨心的作用，我們在《華嚴經》裡面讀過，那個作用是廣大

無邊、是無量功德。不是說沒有用了，「這個不分別、不執著，那我這個心還有什麼用？」不是沒有用，大用，理事無礙、事事無礙的德用，於一切法感應道交。這個我們一般講是悟後起修，悟後起修就是在境界上修，悟是第一關，對於問題徹底了解，這麼樣用功夫。功夫在哪裡用？就是六根接觸六塵境界。用什麼功？訓練自己的清淨心，就是在這裡頭練無分別心、無執著心、無緣慮心，這個心才叫做菩提心，這是真正用功夫。在境界裡面，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心一天比一天清淨，清淨當然平等，用在一切事物當中是大慈大悲，這個慈悲是平等的慈悲。為什麼？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，是平等的慈悲，就是我們平常講的「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」。到這個時候，自己的身體與十方諸佛合而為一，感應道交。在《華嚴》裡面講，這就是入不思議解脫境界，就是入一真法界。

這個事情不是我們做不到，實在最難的是我們不曉得這個道理，這是最難的，不懂得這個方法。道理明白、方法又懂了，換句話，就是自己肯不肯？肯，一步就入進去；不肯，再過阿僧祇個阿僧祇劫也跟現在一樣。諸位別忘了開經偈裡面講的，「無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萬劫難遭遇」，這個無上甚深微妙法是什麼？就是這個道理、這種方法，不容易遇到、不容易聽到。諸位再想想，就是我們以學佛的同修來說，你在學佛的過程當中，你聽到過幾次跟你說這個道理、說這個方法？多少學佛人他一生當中有沒有聽過一次？所聽到的是「念阿彌陀佛就好，求生淨土」，怎麼念法不曉得，念佛為什麼生淨土也不曉得，淨土究竟是什麼樣子也不曉得，稀里糊塗的念就是了，念比不念好。如果就這麼簡單的話，何必要麻煩釋迦牟尼佛示現住世八十年、說法四十九年？用不著！佛是天天說這個道理、次次說這個道理，說了四十九年。當然那個時候開悟的人不少，可是經典流傳到後世，後世人看經當然比不了佛親自說，佛親

自說，親自聽，契機要深。現在看到這個經本，契機比較淺，何況我們自己業障又深重，所以一遍、二遍、三遍、四遍、十遍、二十遍，還是開不了悟。如果能夠在這個會下，我們在一起天天這麼說，說上個十年、二十年，在我想我們同修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會開悟。為什麼？聽多了，自自然然的入這個境界，自自然然養成這個習慣，這就是所謂多聞薰習之功不可思議。今天就講到此地。